



第三回

員林山林日風吹

文明利器出軍曹
萬里長空隻手操
飛比蜻蜓來欸欸
行如天馬去滔滔
三河烽火傳聲近
一彈官民顧影逃
當此國家多事日
邊防處處見翔翱

—1937肯構「飛行機」



員林畫家施並錫2007作品「百果山風景」
邱美都翻攝

施並錫 2007

員林山林日風吹

日本治台後，台灣成爲殖民地，「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」，年年難過年年過，員林山林日風狂吹，吹亂了山頂人家生活。對於前人披荊斬棘苦力墾山的日子，地方仕紳經常說給子孫聽，阿都紀錄這段歷歷在目的記憶。

日軍登台後

員林山林人家，日子雖苦卻足食，平靜的山頂生活恬淡世俗，民風開朗淳樸。1887年台灣設省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，員林區分燕霧下堡、武東堡、武西堡，員林屬臺灣府彰化縣燕霧下堡；武東堡包括柴頭井、湖水坑、番子崙、萬年、大饒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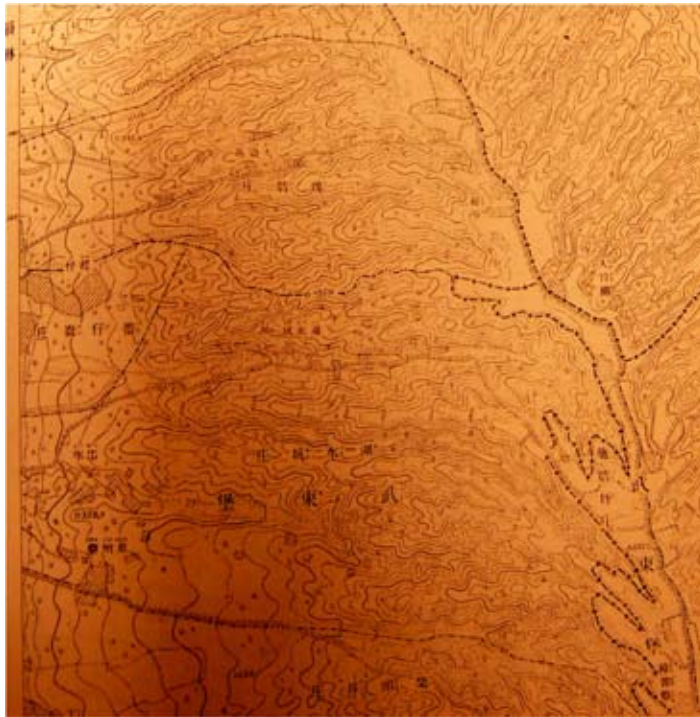
甲午戰爭後，台灣及附屬島嶼、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，1895年5月日軍登台，臺灣人如遇晴天霹靂，有人形容當時各地，「驚駭無人色，奔相走告，聚于市中，夜以繼日，哭聲達四野」，悲憤群眾聚集鳴鑼罷市，成群結隊奔入巡撫衙門，高聲納喊「寧戰死失臺，決不拱手而讓臺！」口號，唐景崧升署台灣巡撫，丘逢甲（1864—1912）奉旨爲督辦團練。五月十三日地方紳民成立「臺灣民主國」，員林曾屬臺灣民主國台灣府彰化縣燕霧下堡員林街。以藍地黃虎爲國旗，唐景崧爲總統，劉永福爲臺灣民主將軍，丘逢甲改爲義軍統領，永靖邱氏宗祠成爲中部抗日指揮中心，全台各地義軍繼起抗日，當時國際袖手未援助。然而「孤木難做樑，孤磚難做牆」，六月四日唐景崧逃亡，十七日樺山總督強行在台舉行始政公式，展開殖民統治。日軍公佈高額格賞丘逢甲頭顱，六月底他含淚寫六首離台詩要義軍自保，六月員林屬臺灣總督府台灣縣嘉義支廳。



當時彰化縣抗日劇烈，據載北白川宮親王曾住永靖餘三館三天指揮軍隊，七月初五左川村右山根，軍分兩路打彰化，彰化人誓死抵抗。七月初八、初九日軍在員林街大肆搜捕砍殺抗日份子。八月台灣分一縣二民政支部一廳，員林屬臺灣總督府台灣民政支部彰化出張所。八月二十八日定軍山三天三夜血戰，李士炳、吳湯興、吳彭年等相繼陣亡，臺灣人至少戰死五百名，永靖邱氏「國」字輩犧牲者眾，彰化城陷，日山根少將身亡，能久親王中彈受傷，不久後身亡。當時有詩云「短衣匹馬戰城東，八卦山前路已窮；鐵砲開花君證果，劫灰佛火徹霄紅」。

定軍山之役延燒到大員林一帶，一段「走日本」劫難記錄在員林《張鵬程公家譜》，員林街米穀商第十七世張清山妻徐銚當年二十二

歲，回憶日軍大肆在員林街搜捕抗日份子，一批批被縛到員林興賢書院南端砍殺後就地埋，十六世張紹淵無端被砍殺。員林街百姓被迫離家四散走避，叫「走日本」，纏足的徐銚忍痛捐三歲漢清，一路走避到坡心。像這樣的血淚史全台各地皆有，真是罄竹難書。



◆《台灣堡圖》1904年繪製，圖為員林局部。



◆員林郡役所1930年落成，圖為明信片。（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）



日軍在台燒殺劫掠，據台灣總督府報告，登台五月就殺戮一萬多人，但是日軍死亡僅二七八人，當時抗日半年，歷經百餘次戰鬥，終因力量懸殊失敗。從此，半世紀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，員林街仕紳書寫〈新莽〉詩句表達吶喊心聲：

假皇暴虐天將譴，烽火長安九月時；
志士不應終隱遁，南方已復漢威儀。（林糊）
謙恭下土究何為？收買人心篡漢基；
畢竟逆謀難永祚，武關早已入王師。（林永盛）

日人為了能久親王，把「定軍寨」燬掉，建立「能久親王紀念碑」，能久親王入祀員林神社，也在永靖餘三館前設公園立紀念石碑。戰後，永靖餘三館的親王石碑倒臥圍牆下；員林神社改建為忠烈祠，主祀延平郡王；八卦山能久親王紀念碑拆除，原址建造七丈二尺大佛，變成觀光景點。古蹟拆了，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，隨著歲月漸被淡忘。



◆員林街庄役場，首任員林街長張清華1920年起四任16年。
（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）

保安林與百果園

臺灣總督府迅速展開全台調查，進行殖民政策，在台殖民地基礎建設、制度規章建立、使用日幣、交通建設、土地測量、行政區域劃分與組織等，以達全面控制目標，徹底改變臺灣人命運。各種措施對員林而言，都是空前的變化，影響甚鉅。

台灣總督1895年公佈《官有林野取締規則》，凡無所有權證件或足夠證明所有權的買賣契約山林土地，一律收歸官有，八卦山脈林地諸多成爲保安林，員林山林以湖水坑的出水爲主區，五十九甲林地劃做保安林，庄民敢怒不敢言。1898年進行土地調查後，用土地債券與現款補償大業主，強力消滅大租權，保留小租戶成爲地主。

日本政府積極繪製，1904年完成《台灣堡圖》，員林東邊山林有三塊厝庄、湖水坑庄、柴頭井庄、番仔崙庄。1905年圓林驛通車，同時施行土地登記和戶口普查。1907年合併施厝圳和十五庄圳爲八堡圳，前者稱八堡一圳，後者稱八堡二圳。1909年台灣設十二廳，員林支廳分爲燕霧下堡員林區和大庄區，員林屬臺灣總督府台中廳員林支廳燕霧下堡員林街；武東堡南雅區包括柴頭井、湖水坑、萬年、大饒。1910年進行「林野調查五年計畫」，將無契據或其他所有權證明之土地皆收爲官有地，員林大部份山林土地均被總督府及日人吞併。1920年台灣改五州二廳，設彰化、員林、北斗三郡，員林屬臺灣總督府台中州員林郡員林街，柴頭井和湖水坑屬員林街大字，員林街有4471人。

保安林往往成爲日軍經濟榨取與政治掌控的最佳基地，世居出水坑大湖底的楊火土（1933年）談起，其祖先入墾早，以摘種果園爲生（今二百崁和四百崁一帶），被劃作保安林後，反而要向日本政府租佃。員林收藏家陳惠聲認爲，日人在台農業發展重點大概分糖業改良期（1895—1911）、在來米改良期（1912—1925）、蓬萊米發展期（



1926—1936)，1934年開始減少稻作，獎勵轉作棉花、黃麻、苧麻、蓖麻、甘藷、小麥、花生、鳳梨、芎蕉、柑桔類、咖啡、可可亞、蔬菜類等，其中員林以黃麻、苧麻、甘藷、鳳梨、香蕉、柑桔、蔬菜為主。員林是日人重視的農產中心，德田罐頭工廠1900年在員林成立，日本罐頭業權威口富三郎，同年在彰化設鳳梨工廠，1907年員林鐵路旁南平庄的鳳梨株式會社員林廠開幕，1910年全台有四家鳳梨製罐廠，兩家設在員林。為軍事和經濟方便，1919年圓林驛後方，設糖鐵小火車南員林站，通往溪湖和鹿港兩線，有八輛蒸汽機車（窄軌小火車）運載。交通設施便利，員林成為南台中州物流生活中心。



◆員林輕便車1910年代在東門橋附近設總站（今員水路、萬年路、育英路叉口），早年共有東山線、何厝線（後改鋪水源地線）、社頭湳仔線、永靖線。（楊銘欽翻攝自員林鎮志）

爲了軍事、山產和客運，1910年代全台紛紛闢建輕便車，員林輕便車也是，《員林鎮志》記載四條主線，總站在興賢書院東南，東門橋附近（今員水路、萬年路、育英路叉口），一條東山線，終站在中東橋頭曹丹桂米店，方便東山鳳梨指導園運輸；第二條何厝線終站在武東堡湖水坑尾南側，犁壁山麓何厝大門口（今振興巷口），後又鋪設一條水源地山麓終站（員水路和山腳路叉口百果山牌樓下）；第三條社頭涌仔線，由總站經番子崙—林厝派出所—柴頭井—社頭涌仔橋附近〈終點〉，日後再延長到社頭石頭公；第四條永靖線，由總站經員林天主教堂到員林西門，沿著縱貫公路到永靖派出所，再分北斗線和海豐崙線。

日治時期人們靠步行外出勞動辦事，有時也會搭乘輕便車，當年員水路只是泥土路，兩旁有兩層樓木造商店，經大榕樹下自發雜貨店和震華宮，到五汙橋石苟埤圳附近分三叉，雙條小鐵軌，四輪台車鐵軌滑行，人用竹竿撐地行走，一部輕便車可坐四人，會車時，一車先抬旁，讓對方台車通過後，再抬回軌道行駛。拿著幾點錢，打票坐輕便車，車掌員拿著長竹竿用力凸著滑行，會車時，有時要下車幫忙推車，一旦經過圳溝上方，橋墩又高又寬，必須先邁力爬上坡，再快速下坡。咻！有天無地過大溝，就像雲霄飛車，十分驚險刺激。

輕便車比人工便利，每年夏季，泉州寮和林厝常有土石流崩落，大小礫石滿坑谷，大員林人蓋屋舍，常會撿拾大圓石當地基。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慶浩談起，民初興建永靖「魏成美堂」，師傅到柴頭井林厝的石坑，透過輕便車運來大礫石起造屋身地基，五汙頭庄魏家女兒魏淑嫁給同庄苦苓腳忠實第邱傳道，但因座北朝南的魏成美堂位處低窪，堂前已有八堡二圳溝，無法再挖水池取土建屋，於是建造土塙厝用土，來自苦苓腳忠實第兩個土墩，以員林往北斗線輕便車運送填地，用群牛逐步踏實，泥土和著黑糯米，製作成上乘土塙塊，再堆砌成金包玉砌的屋身，終於建成典雅的魏成美堂。今日族裔魏應充四兄弟在大陸經營「康師傅」企業有成，美輪美奐的魏成美堂迄



今九十幾年，經文化局鑑定為彰化縣歷史建築物，整修接近完工，未來將周邊五公頃規劃為康師傅休閒文化園區。

日治時期員林山林農民紛紛改種鳳梨，成為員林「鳳梨會社」最大原料產地，珍藏許多老照片的台鳳工廠退休副廠長周連叁（1925年生）回憶，當年除南平庄鳳梨會社外，員林東門附近食品罐頭工廠林立，依編號叫一號廠、二號廠、三號廠……大煙囪一支支神氣地吐著白煙，水果製罐味四處飄散，製造高品質罐頭運送到日本國，主要是鳳梨罐頭，次為龍眼和荔枝，還有其他。1923年全台七十一家製罐廠，員林就有二十家，成為全台之冠，水果原料主要來自員林和南山林，鳳梨、荔枝、龍眼等水果甘甜，成為製罐原料主要來源，透過方便的輕便車、小火車、台鐵火車匯集，運輸全台，轉運日本和東南亞。

木牆和許多泉州寮耆老的回憶差不多，清領時期原本只是栽種甘藷、野菜和零散的果樹雜林，到了日治時期，由於日本在台農業經濟政策因素，果園種植範圍擴增，向陽處「照日坪」種植鳳梨，向陰處種雜果楊桃、荔枝、龍眼、桃李梅柿、蘋婆、橄欖等雜果。此時，陳氏家族在泉州寮大量種荔枝。泉州寮聚落和附近的山坡人家一樣，全都是苦力人家，大小朋友加入農事，收成時赤足走在石頭小道，肩挑成熟水果往來三合院，經分級篩選，用竹簍裝盛挑到山腳下，交給工廠收購人員，做為製罐大宗材料；有的借山腳下牛車，運載到員林街兜售；有的透過輕便台車運載到圓林驛，轉運銷售全台。木牆感慨：

阮山頂人作了作，親像山頂牛，逐家攏是食甲老作甲老，雖然烏珂珂，毋過勇健的身體，恰人無計較好鬥陣，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早期，水果收成濟，產銷穩定銷至各地，泉州寮的人經濟好過，尤其是百果山時代人客濟，加減攏有儉淡薄仔錢，逐家感謝天公伯仔賜阮的資產，起大落厝，拼乎子孫仔讀冊出外去發展。慢尾十幾冬，臺灣經濟無穩定，百果山失勢，少年家入庄少出庄濟，果子園的空缺無人作，台灣加入WTO了後，滿坑崁的果子銷袂離，老伙仔人做甲面憂面結，毋敢向望少年的轉來作山。



◆日治時期員林山腳路東山庄臨時鳳梨交易場。今中東里豐田汽車教練場附近。（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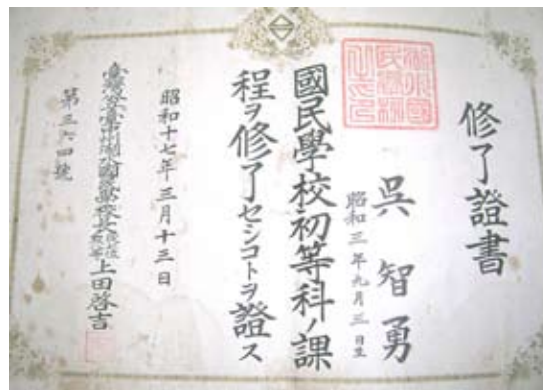
◆湖水坑許新春在員水路旁，員林農工東牆外，設立「員林春光罐頭食品工廠」，約1952年。（張進安提供/楊銘欽翻攝）。



◆員林臥龍坡頂，南投六分寮鳳梨園今貌。

湖水公學校

當年湖水坑保正張闊口，在乎地方沒有學校，孩童須走五、六公里路到員林街讀員林公學校，實在不方便，很多父母因路遠，乾脆把孩子留在果園工作。然而，讀書畢竟是重要的事，各庄集會所設有國（日）語講習所，諸如柴頭井（林厝）、番子崙、湖水坑等處。張闊口和林厝庄盧福林，湖水坑黃文耀、黃貞，番子崙張芳印、張天良、曹皮，大饒張紹榕、張江，萬年張海霖、張芳振，一群地方仕紳奔走。終於1923年四月「員林公學校柴頭井分教場」，在虎蹄坡埔位址成立，校址「員林街湖水坑一三八之一番地」。



◆臺灣公立臺中州湖水國民學校1942年3月湖水坑吳智勇修了證書，吳智勇次子春景收藏提供。（楊銘欽攝）

初始利用柴頭井國語普及會場當教室上課，首任校長小池秀勝，半年後兩間木製日式平房教室和一間廁所落成，兩班師生歡喜遷入上課，另外，還有一間木製平房宿舍（今廣福宮東南出水巷旁）也跟著啓用。依台中州指令第九五二號准予設校，校地有四〇〇六坪，經常部預算二〇七七圓、臨時部一〇〇圓。當時職員有四位准訓、一位教心，在校生男童二二五名、女童十五，教務平良長三郎教學課程是「地、歷、國、算」，薪俸五十八圓；會計備品張耀東教「理、漢、唱」，薪俸五十四圓；園藝衛生曹新右教「修、體、農」，薪俸五十四圓；統計銷耗品張樹根教「讀、綴、書」，薪俸四十四圓；庶務鐘德聲教「話、圖」，薪俸四十圓，柴頭井分教場設立的基本資料，和許多學校一樣，1932年台中州教育會記錄在《台中州教育年鑑》。

第二屆畢業生二十名張有義、張慶喜、張浦、張厚送、張添財、



◆湖水國民學校1944年全體教職員工在楓樹下合影，前排右三起張春、山根；後排右起黃稱奇、吳兆熊、○、游順治、張樹根、游好康，後左二起張明且、張甲二。（黃稱奇提供/邱美都翻攝）



張金錠、張木溪、黃榮年、黃榮萬、黃新枝、黃新農、黃坤土、黃民、黃山、黃氏劃、黃氏菊、林慶標、蕭錦州、謝錦德、曹賜勳，1932年三月十八名畢業生、校長、五位老師在磚柱透明窗前拍畢業紀念照。這所學校成爲湖水坑、柴頭井、番子崙孩童讀書的重要場所，也是地方盛事啊！

直到1936年獨立爲湖水公學校，田中廣俊接任校長，有六班學生。湖水吳五龍還記得，1938年他九歲，讀湖水公學校二年級，那時虎蹄坡埔全面「清埔」，原本中央突出的「虎蹄尖」剷平；出水楊火土回憶，弘農堂八門祖墳因虎蹄坡清埔移到附近「牛埔」。陳惟忠（1926年生）回憶小時候，每天順著泉州寮陳厝門前石頭小路，赤足往下走幾分鐘就到校，雖然沒有大操場，平房教室前的泥土廣場很寬，噹！噹！老師拉著繩子敲教室前銅鐘，師生集合升旗，大家齊聲唱日本國歌。噹！噹！下課了，同學衝到教室外，騎馬打仗、官兵抓強盜、老鷹抓小雞、攻城堡……多半是男童的公學校玩伴多，1938年同班同學有吳兆虎、吳牛母、張良柳、張庚申等四十七個，成爲湖水公學校獨立後第二屆畢業生。

改爲湖水國民學校是在1941年4月，共十三班學生，隔年增購校地五三六三平方公尺，地方人士義務整地爲運動場。1943年四月黃稱奇（1925年生），尋得國語講習所講師職位，其父在員林街做米穀及肥料買賣。他教四年級，有位日籍老師川中個子矮，學童背後叫她「矮仔雞」。有一次她問稱奇「矮仔雞」是什麼意思？稱奇被問得難以解釋。當時正值戰亂，五月底日本「阿珠赤（Attu）」島被美軍奪回，島上兩千五百軍人「玉碎」，台灣進入緊急氣氛，許多人對局勢不樂觀，不過他認爲員林山邊的小村莊還算安寧。

戰爭整得黃父失業得重病，向信用合作社借貸兩千圓用光，稱奇

擔憂正值台灣青年第一屆被徵兵，1944年元月稱奇離職應考，三月又回湖水國校上課，以前教過的學生好奇又歡喜。三月十日是陸軍紀念日，上田校長訓話後，師生走一小時路到員林街看「矢野馬戲團」演出，矢野馬戲團來員林搭棚演出很久，聽說馬、猴、獅、虎等不到配給食物，演出人員面臨解散，馬戲團進退兩難，困在員林無法走。

戰況吃緊糧食缺乏，實施糧食配給，連軍糧也亮紅燈，馬戲團求學校救他們，入場費便宜，很多學童來捧場。忽然有東西傳來「慶賀！醫專金榜題名」，張甲二老師大聲叫「萬歲！」頓時師生轉頭看。稱奇煩惱重病父親，無奈地離開湖水國校到台北念醫專，展開新人生挑戰，這段經歷全記錄在《撐旗的時代》。作者稱奇表示，這部小說是他的真實見聞。

1944年三月學習終了，學生張西湖擔任正級長，成績單紀錄學



◆員林人黃稱奇2001年著作小說《撐旗的時代》，紀錄戰前戰後真實經歷，贈送作者邱美都收藏。

期成績全優，老師張氏春用印書記各科成績，科目有性行，國民科修身、讀方、話方、綴方、書方，理數科算數、理科，體練科體操，藝能科音樂、習字、圖書、工作，全學年應出席二四九日，張西湖出席二三八日，病假十一日。隔年四月學生十八班，因戰亂停課，學校被日軍徵用改為「俘虜收容所」，不久又改為「日軍營房」。學生疏散到各庄集會所或學校附近果園上課，8月底古原哲治接第三任校長，直到



◆湖水國民學校日治時期辦公室和指揮台，圖中苦楝樹戰後消失了。
(翻攝自青山國小八十週年特刊)

日軍遣回，學生才回校上課。

戰後不少日籍講師回日本，湖水國校新進許多在地老師，某天川中小姐騎腳踏車在員林街巧遇稱奇，她說：「我們都沒辦法了，現在只能每天在家捲捲香菸，我正要去市場賣香菸呢！」稱奇目送川中老師感慨萬分。12月4日王秋林為戰後首任校長，展開新階段的國民教育，直到1959年，張耀南校長改為青山國民學校。虎蹄坡下的校園，成為山頂人家培育人才的搖籃。

- ◆湖水公學校校醫張寬洪1941-1972年服務32年，是番子崙保正張天良子，戰後在林厝派出所旁開設至誠醫院，圖左為張寬洪妻張玉花醫師，約1960年代和家人合影。（黃木井收藏/楊銘欽翻攝）



水源地與員林神社

員林東邊山林出水多，湖水坑和柴頭井處處湧泉，聚落渠道密佈，石頭步道也是山泉通道，湧泉處設公井共用，堪稱名符其實的水源地。日專家當時研究發現，大員林平原土地堪稱世界最肥沃，因而讚譽為「台灣的丹麥」。不過員林平地屬濁水溪沖積扇平原，地下水質惡化，多半居民引用井水，易使傳染病蔓延。相較之下，員林東邊山林的山泉顯得珍貴。員林郡役所1924年在大湖底設水源地，鑿深井匯集山泉，大量取水沈沙淨化處理供水七千人。淨水場周邊建設景觀園區和設施，南面設游泳池，北面建宿舍，美輪美奐的水源地，加上威嚴的神社，成為日治時期大員林最高最莊嚴的地方。

1936年用塑膠水管輸送在員林公園東南方擴建汲水井，叫「員林第二汲水場」，同時興建員林游泳池，轟動一時，《員林鎮志》紀錄1924-1983年擴建情形。已能提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五人，每日供水三萬五千立方公尺。1937年「員林街勤勞奉仕」勞動服務學童隊，



在水源地整理環境。1952年在員林南平里靜修路擴建水廠，員林公園汲水場停用，留下一根汲水柱，獨立為「員林第二汲水場」，1974年全省一二八座水廠合併成立「台灣省自來水公司」，直到1994年在大饒路成立第三淨水場，此外還有源潭汲水井，大明里第四號井，2007年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員林營運所第二淨水場。



◆武東堡湖水坑庄出水大湖底，1924年設員林水源地，鑿深井匯集山泉供水七千人以上，圖為日治時期員林水源地明信片。（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）

水源地西面圍牆外的木製平房宿舍對望員林街，周邊鳳凰木和苦楝樹翠綠，原是日本工程師居住，戰後由黃樹林工程師居住。今日出水巷12號這棟老舊宿舍古樸靜謐，空間格局七十年變化不大，髮白眼花微胖的黃老太太說起往事，1993年彰化縣長周清玉頒發五十四年金婚獎牌，獨居的她在宿舍周邊甩手散步，欣賞落日美景，滿足的人生讓她一臉祥和。



◆水源地西面木製平房宿舍，先有日本工程師居住，戰後由黃樹林工程師居住，圖為八十歲黃老太太和菜園。



◆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員林營運所百果山第一淨水場



水源地北側約百公尺處，1934年有個聚落佛堂（今出水巷十號），供奉觀音佛祖，1936年彌陀岩落成，由張普成和張達戒共創，成為淨土宗西山深草派善光寺佈教所，供奉釋迦牟尼佛，弘揚淨土法門，初一、十五，四月四日、十月十五日有例行法會，對偈書寫著：

彌勒恩深大院門通三界路、陀山法廣一瓶柳酒萬家春

彌高上界石盤陀、彌勒雲升西竺佛靈傳鷲嶺、陀盤法佈中台名勝據湖山
彌天佛性隱山陀、彌勒三摩面壁九年成正覺、陀羅半偈傳衣三乘悟靈光
彌因菩果在普陀

廣福宮旁老榕樹，晚近設香爐祭拜；早年廣福宮前流水道，婦女常聚集茄苳樹下洗衣服，小孩到此取水挑回家，倒進大陶缸家用。流水道中央的茄苳老樹，據說曾有人掛過紅布條祭拜，但因在路中央危險，祭拜設施很快就去除；員林神社入口鳥居旁，有幾株老樟樹，推估有百年以上；神社週邊有不少老樹，至今挺立。

神社是日人最神聖之地，台灣神社奠基台北圓山，每年國曆十月二十八日「祭日」，俗叫神社節。水源地的員林神社1940年落成，每月初一和十五，湖水國民學校（今青山國小）、東山國民學校（今東國小）、員林東國民學校（今員林國小）、員林南國民學校（今育英國小），師生代表走路到水源地，入口處設有木製平房宿舍供二位看守神社人員住宿，由鳥居排隊入神社，二根大圓木左右成門狀，一根最粗大圓木在上端，粗圓木下加橫木支撐，橫木掛粗草繩。入口後走參道，左右排排站，立灰泥石燈，刻貢獻者名字，張弘叡表示員林街長張清華名字也被刻在石燈上。兩隻灰泥面南石獅端立參道兩旁，經過石獅後向北爬幾個參道階梯，經手水舍轉東，參道至少兩層樓高。

參道兩旁大樹清風送涼，穿過三座鳥居，步上最頂端神社平台前，南面立奔跑的黑銅馬，基座比人高，看起來活力十足，當時全台神社前多半設銅馬，是日人眼中的天馬或神馬。據員林文史專家劉松

壽口述，神社落成後，地方耆老流傳，夜裡隱約看見白馬在水源地奔跑，還聽到馬鳴聲，傳說銅馬很有靈性。依日人習俗，神社環境空間有一定意義，神社脫離街市塵囂，俯瞰聚落，前向開闊後有依靠，大湖底是日人心中的寶山，設立員林神社後更成為聖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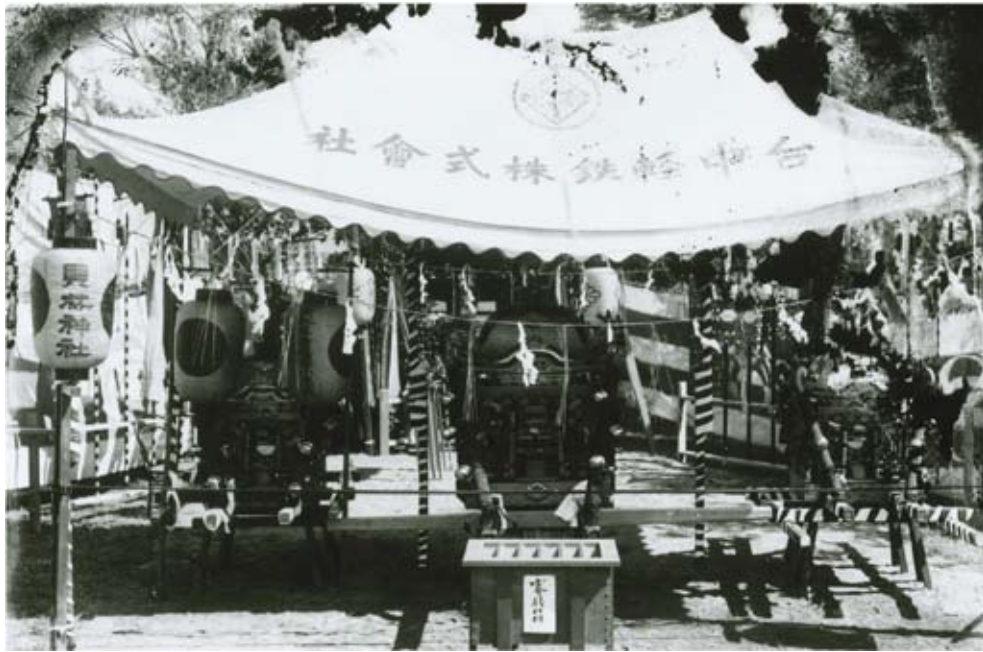
◆員林神社1940年落成，圖為明信片，有奉納石燈、參道、鳥居。
(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)

神社分官社與地方社，1942年列格為鄉社，成為員林郡神社。本殿祀神造化三神大國魂命、少彥名命、大己貴命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。三座原木鳥居，由參拜道通往本殿，參拜道兩旁有石燈、銅馬、石獅。設青銅馬和石獅都是守護的吉祥物，三座鳥居代表引導和隔離不潔之意。至於筆直的參拜道下方有「手水舍」，提供朝拜者洗手漱



口用，兩旁必有信徒捐獻的石燈，參道通常筆直節節高升，彰顯主神崇高地位。

當年東山國校吳煥騰、湖水國校陳惟忠，都曾跟著日籍老師，走路到神社祭拜，從入口→大鳥居→石獅→參道→手水舍轉東→參道→鳥居→參道→拜殿→本殿，每年三月和九月春秋祭最隆重，員林郡守主持典禮，與會有員林五街庄長、各國民學校校長、師生代表，眾人排隊站在拜殿，由祭司帶領，向本殿三天照大神和能久親王，雙手合十擊掌三下，右手下滑幾公分，開始默禱。



◆員林神社祭祀活動情形。圖為收藏家陳惠聲玻璃底片沖洗的老照片。
(楊銘欽翻攝)



◆員林神社祭司，走在石子路上引導祭拜。圖為收藏家陳惠聲玻璃底片沖洗的老照片。（楊銘欽翻攝）



◆員林神社勞俸仕人員。



日風吹什麼？

員林東邊山林湧泉甘甜，地理風光佳，日軍登台後，加上威嚴的神社，美麗的景觀造景，「員林水源地」美景名聲遠播，日風吹過員林半世紀，問問吹什麼？謎底自在人心。

《員林鎮志》簡單記錄日治時期的員林街變化，期間設有員林信用組合（今員林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）、員林芎蕉組合（今中山路台灣客運和彰化客運之間位址）、柑仔同業組合（今福寧宮對面位址）、三笠自動車合資會社（今福寧宮南側）、公共埤圳組合、八堡圳水利組合（今彰化農田水利會）、合同會社（今台鳳廣場位址）、蘭草工業株式會社（今靜修路崇實高中宿舍位址）、亞麻株式會社（今簡易法庭和演藝廳）、粗糠會社（今員南橋西側）、彰化銀行員林支店、東山屠場（今鎮興里）、火葬場（今員林西區消防隊附近）、軍用營盤口（今惠來東街附近）……。

有位曹先生曾說，員林郡養馬場在今中山路彰化地方法院附近，曹厝在馬場邊，十多匹馬，其中有匹馬專屬員林郡守騎用。當年還有個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西川滿作家，來過員林後，1940年在《文藝台灣》發表「員林的女人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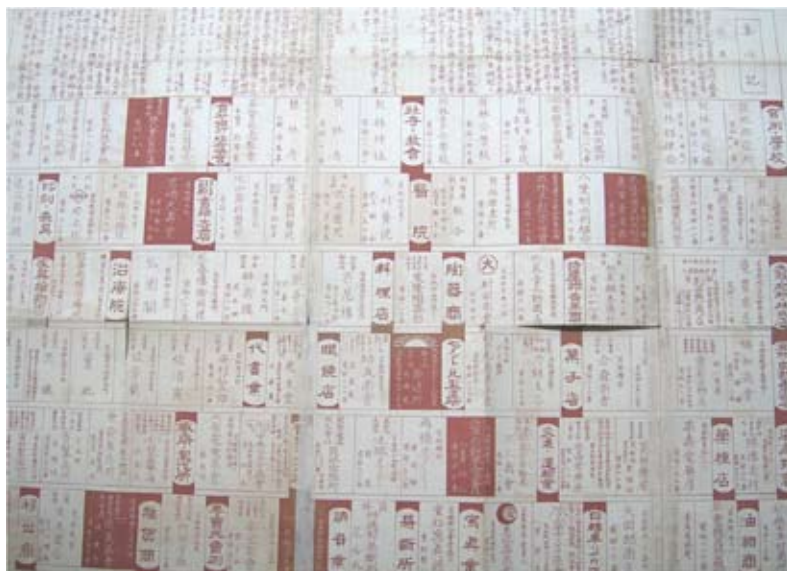


◆賴昭呈編著，1998年出版《咱的故鄉—員林》。

日光燦爛普照 惠受著太陽
 豐潤的橘子裝入籠內 踏著回家的小路
 員林的女人啊 輕快的走著 雪亮的眼光
 台灣最完美的微笑
 握呼我喜愛的 蠱惑的女人

日軍登台後，台灣土地變色，生活走樣，台日文化異樣融合，背後辛酸淚滿把，唸唸臺灣音樂家林松源〈人插花〉這首嘲諷的囡仔歌，或許會有新思維轉動：

人插花 伊插草
 人抱嬰 伊抱狗
 人未嫁 伊先走
 人坐轎 伊坐破艇棹
 人晒紅眠床 伊晒屎粿仔口



◆陳惠聲收藏約1920年代《員林案內記》，有沿革、交通、水利、產業、社會教事業、員林街 各機關行號電話地址。（楊銘欽翻攝）



◆曹武賀主編2001年底出版。



◆日治時期愛國婦人員林郡分會在員林郡役所裝運軍用醫療物品。（楊銘欽翻攝自林朝業集）



◆林厝里泉州寮延陵堂吳厝十八世兄弟姐妹玩伴多，圍牆外種紅柿仔，後方是荔枝園，約1968年。（楊銘欽翻攝）



◆番子崙首富張天良出殯入土的情形，約1960年代族裔。（黃木井收藏/楊銘欽翻攝）